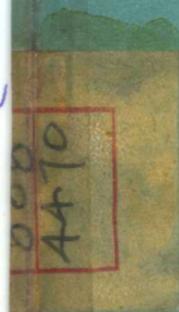


讀書雜記

茅盾



808
4470

讀書雜記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讀書雜記》在刊物發表時，作者曾有簡短說明，
為便於讀者了解此書內容及寫作情況，轉錄如下：

“五、六月間，受有任務，讀五九——六一年
間優秀短篇小說近百篇。當時隨手札記，或長
或短；既以志点滴之印象，自非就整體而論斷。
甚不全面，概可想見。現在檢其稍具首尾者，以
人相從，總名曰《讀書雜記》，……”

封面設計：溪水

讀書雜記

书号 1693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37,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6}$ 印張 $2\frac{13}{18}$ 插頁 2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平) 00001—20000 冊 (半精) 0001—3000 冊

定价(4) 0.28 元

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20·1693
定 价：0.28 元

目 次

讀書雜記	1
給敖德斯爾的信	85
《力原》讀后感	87
致胡万春	92

CA986/01

讀書雜記

《交通站的故事》，峻青，《解放軍文艺》一九五九年十月号。此篇長二万多字，可謂大型之短篇。其所以長，和作者的說故事式第一人稱的寫法有關，例如开头一小段敘述，（帽子），可以省掉。進入故事後，也有不少段節可以壓縮。但整個看來，還沒有冗雜之病。

姜老三及其妻：這是兩個鮮明的很能感動人的形象。但是，塑造這對形象的“材料”却只是些平常的細節，——自己吃野菜，把面食讓給過路的同志吃，自己有病不找醫生，把錢給了過路的同志，沉着地應付敵人和偽裝的敵人等等（送“我”到解放區時半路上遇到的“鬼子”）。

然而作者的笔墨有变化。在描写姜老三最后識破叛徒，刀劈叛徒并与特务們战斗至死的一段回叙里，却用了繁弦急管，并且浪漫蒂克地写姜老三死而不仆，手执大砍刀倚树而立，高高地昂着头，挺着胸。老媽媽（姜妻）的故事同姜的故事是粘合在一处的，并且用俩老的吵架来刻划姜的个性，同时也刻划老媽媽的个性，两个都忠实于革命，但性格不同。但自然，主角是姜，所以他的形象更凸出。

自然环境的描写很优美，又有力，也能和故事的发展起配合作用。例如，第三段写春天的明媚風光。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作者似乎有意安排为：第一段夏天，第二段秋天，第三段春天；但夹了一节有声有色的姜老三鋤奸成仁的回叙，却是以冬天的風雪怒吼为背景。这就使得全篇色彩绚烂異常。

正因为全篇有波瀾，故而不觉其冗长；正因为全篇有意地安排好时而沉着、时而激昂的节奏，故而事情虽不复杂，讀来却不感单调，反而使人有层巒迭巘、深密曲折之感。

第二段，姜老三与“我”同榻、請“我”教书（姜是文盲，但在努力学习）一节，意在把姜的精神世界挖得更深，表現他在那样困难艰苦的环境中还时时不忘革命成功，“将来建設共产主义社会”；但我却觉得不免落套。在全篇中，我以为这一段最有公式味儿。其实只說姜老三在那样环境中还抓紧識字，提高自己，也就够了。但这，也許是我的偏見。

六二年五月三日記

《山鷹》，峻青，《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四月号。这也是一篇讲故事式的第一人称的小說，长万七千字。故事也不复杂，但因主角的性格写得非常鮮明，又加以常常用有声有色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来配合故事的发展，所以处处引人入胜，非一气讀完不可。但是，号为山鷹的这个人物（志剛），其性格的沉着剛强的一面，虽已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然而掩卷后反复咀嚼，却觉得这个英雄人物——共产主义品质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却还不免單純。

如果同《交通站的故事》对照而看，却又觉得这两篇小說的两个主角实在只是一路的性格。作者在这两篇小說所用的笔法也是一路的笔法，不仅其体裁同为第一人称而已。

作者善于用自然环境的描写来衬托或者对比故事发展中的情境（包括人物在当时的心情）。此在《交通站的故事》为第三段春明气象的描写，妙在中間又夹写一节風雪怒吼的事与景，在《山鷹》則为画龙点睛式的几处的对于山鷹的描写。

作者的文字，流利而华瞻。此与說故事式的第一人称体裁，恰好相配。但因此，篇中亦常常出現稍嫌累贅的叙述，《山鷹》与《交通站的故事》都有此小疵。

有些人以为《山鷹》太追求“人物外在的东西，主人公的形象給人一些慘的感觉”。我以为不然，誰讀了《山鷹》而感到“慘”，那他的神經未免稍嫌脆弱。我倒觉得《山鷹》的情节有不尽合情合理者：例如写一个盲人（志剛）会在風雨黑夜扶一个人走过悬崖絕壁的羊腸小道。又如最

后写徐中江的五岁大的儿子点燃石炮信子，闖了禍，作为《山鷹》之最后一难，也难令人信为事理所固然。炸山工地，火种何来？五岁大的孩子何以容許他嬉戏于即将炸山之工地？工地上当非一人，何以直待药信子嗤嗤冒火，然后只有志剛一人見之？也許我这样追問，太认真了，但細节也不能不有真实性。

五月三日記

二

《曠野上》，管樺，《人民文学》一九五九年十月号。第一人称，抗日战争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坚强、能干而爽朗的三十来岁的妇女。作者通过“我”的眼睛和另一陪衬人物的叙述，描写了这个女主角的身世和她的性格。“我”是个剛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作者把“我”同这个农村妇女（篇中女主角）作对比，分外衬出女主角的風度和性格。作者也用心描写了自然环境，努力使自然环境的描写配合着故事的发展，

借以加强气氛。應該說，这个女主角是写活了，讀者对她的声音笑貌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也不能不说，这样的革命妇女的形象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不是凤毛麟角，而是成批地出現的。当然，这是反映了現實；但同时，也說明我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革命妇女的形象（或者說革命妇女的典型性格）还是不够多种多样，不如現實生活中所实有的那样多种多样。

《葛梅》，《紅旗》一九六一年二十一——二十二期。是作者另一短篇，主人公是个十八、九岁的閨女，名为葛梅。这个閨女叫人想起了《曠野上》的呂二嫂，虽然葛梅是中学毕业，而呂二嫂是文盲，葛梅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担任农村的采购員，而呂二嫂却是在抗日战争时为八路軍作交通，做地下工作。《葛梅》的写法也和《曠野上》一样，同是第一人称，同是通过一連串小故事刻划主角的形象，同是很注意地描写自然环境并注意到环境描写与故事发展，人物情緒的配合。應該肯定《葛梅》的成功，正如

我要肯定《曠野上》一样。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一九五九年塑造了呂二嫂的形象，三年后，在一九六一年他又塑造了葛梅的形象，可是这个十八、九岁的大閨女极象是那个三十多岁的呂二嫂的女儿；当然这不是坏事，不过，我們总有点觉得美中不足，作者夹袋中的人物模型还不够多。

《葛梅》里偶有一二写景的句子太雕琢。例如“应和着这女子的笑声，从附近的白楊林里，傳来布谷鳥和黃鶯悠揚的鳴囁”，这里，句法倒裝，詞汇并不新鮮，因而只显得雕琢，并不美。而且“布谷鳥和黃鶯悠揚的鳴囁”，一个副詞有两个头——布谷鳥和黃鶯，可是“悠揚的鳴囁”形容黃鶯則可，（虽然是用熟的，不見新鮮），而形容布谷鳥則不妥。如果“悠揚的鳴囁”只形容黃鶯，則布谷鳥便落空了，在句法上也有毛病。又如“岸边的綠柳和白楊，灵化了似的聳立着……”这里，“灵化了”頗見新奇，但是也觉有伤雕琢。

五月四日記

三

馬烽的三篇小說：《我的第一个上級》和《太陽剛剛出山》剛發表時都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有些人不但認為“影響很大”，而且認為《我的第一个上級》在馬烽整個作品中是“有些突破”的，《老社員》似乎不及上述兩篇那樣轟動一時，但是，我却覺得這篇僅僅五千多字的小說並不比《我的第一个上級》或《太陽剛剛出山》差些，而在某種意義看來，甚至可以說強些。

《我的第一个上級》刻畫了兩個人物，老田和姜老头。後者着墨不多，在篇中是老田的陪衬，但也寫得好。老田這個人物，寫得龍拿虎跳，在馬烽的人物畫廊中，無疑是數一數二的；有人以為這個人物的描寫有缺點，說是“太夸張了人物外在的東西與內心的割裂現象，有些追求趣味”。我不懂這裡的這句玄妙的句子“人物外在的東西與內心的割裂現象”究何所指？我又覺得這個句子太奧妙，太抽象。因而，從這個

抽象的奥妙的前提得出来的結論——“有些追求趣味”，我也觉得費解。如果說老田这个人物典型有可指摘之处，倒不如說它还不够典型化；因为作者只写了老田平时的显得迟鈍的沉着的一面和事变当头时发揚蹈厉，坚决果断的另一面，却也止此而已，故而老田的精神世界的描画是不够飽滿的。

《太阳剛剛出山》的主角高書記，在性格上，同老田不同，但就人物典型的刻画而言，两者实为伯仲之間。而且两个人物性格都是靠一些惊人的故事烘托出来的。

《老社員》却不同了，这里并没有聾人听聞的大事件，这里只有些日常的生活瑣事；然而正从这瑣細的日常生活中写出了外号“老社員”的賀老栓的性格的各个方面。“老社員”这个外号正表示了賀老栓的翹然不群的品质。“一九五二年初建社时就有他，和他入社的那些老伙伴們現在都已經是干部了，只有他直到現在还是个普通社員。”这是因为凡事认真，当过十天队长，差不多同所有的队员都吵过，他看不惯队员們

做活馬虎，挺着脖子向他們嚷道：“你們的眼都瞎了？單干時也是這樣鋤法？”人們都同他吵開了。第二天他就辭職，誰也勸他不轉。“單干時候也是這樣鋤法？”這句話多么深刻！賀老栓“光會磨刀背”這種脾氣，正是他的高貴品格；但作者却不用一般的敲鑼打鼓式的正面贊揚的方法來描寫這種高貴品質，作者用了劉玖梅（賀妻）對賀的嘮叨抱怨的方式來個側面渲染，但這比正面贊揚更能發人深思、更有力。同時，贊美之中還有含蓄的批評：賀老栓不會團結人。這也是通過故事發展自然地表示出來，作者未嘗正面落筆作一家之“鑒定”。

賀老栓這個人物在一般的典型性格之外別樹一型，馬烽的既輕松而實在又深刻的筆墨恰好把這個人物刻畫得入木三分。這就是我在上文說過的，在某種意義上來看，《老社員》甚至可以說比《我的第一個上級》和《太陽剛剛出山》都強些。

《老社員》雖然並沒一言正面提出反對浮夸作風，然而賀老栓這個人物的一切行為（他的舉

和他的光会磨刀背) 正是浮夸作風的坚决的反对者。从这点看来，这篇作品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

五月七日記

四

《严重的时刻》，王汝石，《延河》，一九五九年十月号。表现人民公社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冰雹），着重描写了受灾地区的干部和社员在冰雹以后的惊惶失措和低沉的情绪以及公社的陆书记怎样及时赶到，鼓起人们的情绪，并安排、组织力量，于是在十五天以后，“大地重新披上一件翠绿的衣裳，罗村管区东片十二个村庄又沉浸在意志高扬的喜气里。”

在陆书记出场以后，作者以凌厉的笔锋，着意塑造了陆书记的眼光四射，指挥若定的形象。但是对比之下，其他人物的形象却不免黯然失色。全篇结构紧密，一气呵成，渲染“严重的时刻”的气氛，相当有力。如果我們要求得严格

些，我們可以說陸書記這個人物雖然在篇中有聲有力，然而他的性格還不免一般化，作者對他的性格的挖掘還欠深些。

五月十五日記

《沙灘上》，王汶石，《延河》一九六一年三月號。出場的人物只有六個，也沒有給這六個人物安排下大起大落的活動場面，整篇通過對話揭露了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況，同時也就刻畫了他們的性格，在這六個出場的人物中，女拖拉機手秀梅是隨手拈來的陪客，作者並沒打算賦予她什麼鮮明的性格，她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點出了渾名逛鬼的單身漢陳運來的積極的一面。隊長陳天保着墨不多，然而已經比較鮮明地畫出了思想水平、政策水平都只能那麼高，同時也還不善于調動任何人（例如向來被村里人當作逛鬼的陳運來）的積極性——這樣一個基層干部。老農恩榮也着墨不多，可是在小說的最後几段，他占了舞台的中心；他的忠心于社，他的佩性子，同時他又從善如流，都叫人愛他敬他。